卷二十二
文獻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二

文獻指掌編目録 十二

憲府坐起
都憲之重
司諫院初隷政院
諫院魚經歷
臺諫數遞之弊
臺嫞
臺體
臺諫與宰相相輕重
臺諫爲將臣
李之菡上疏

栗谷萬言封事

辭職稱疾

我朝取人之路

分職各專其任

醫官不得爲輔國

論體統疏

有才者逢亂世

用人唯科試與蔭路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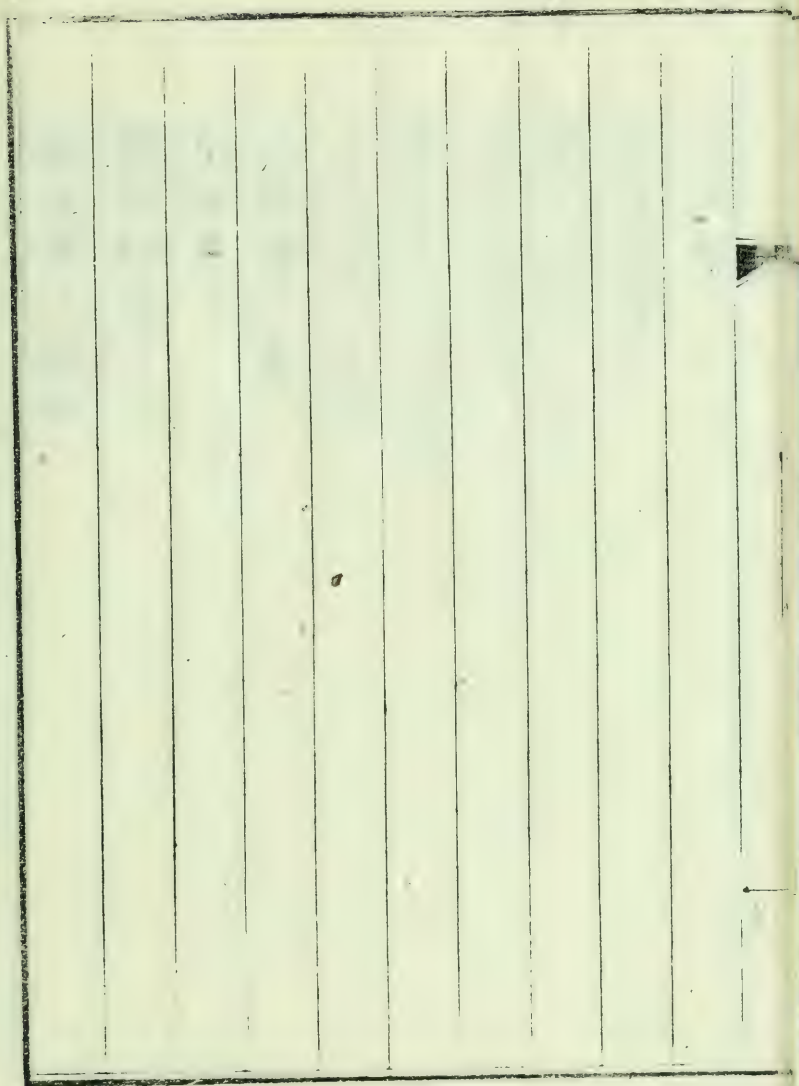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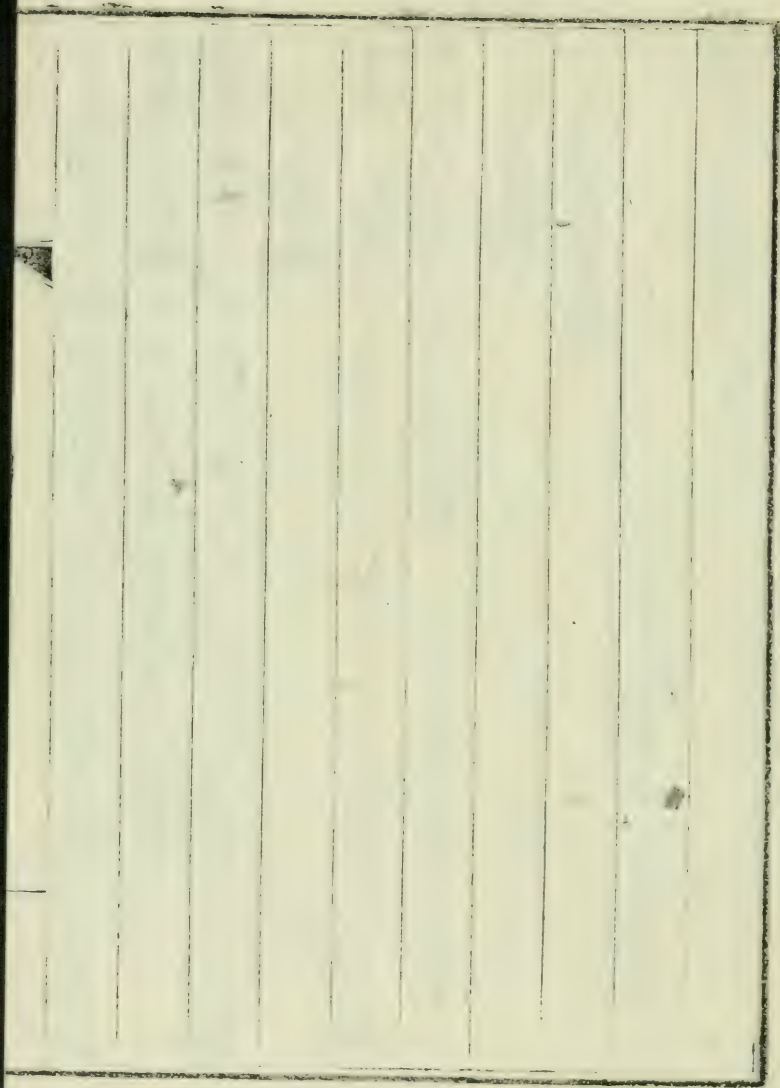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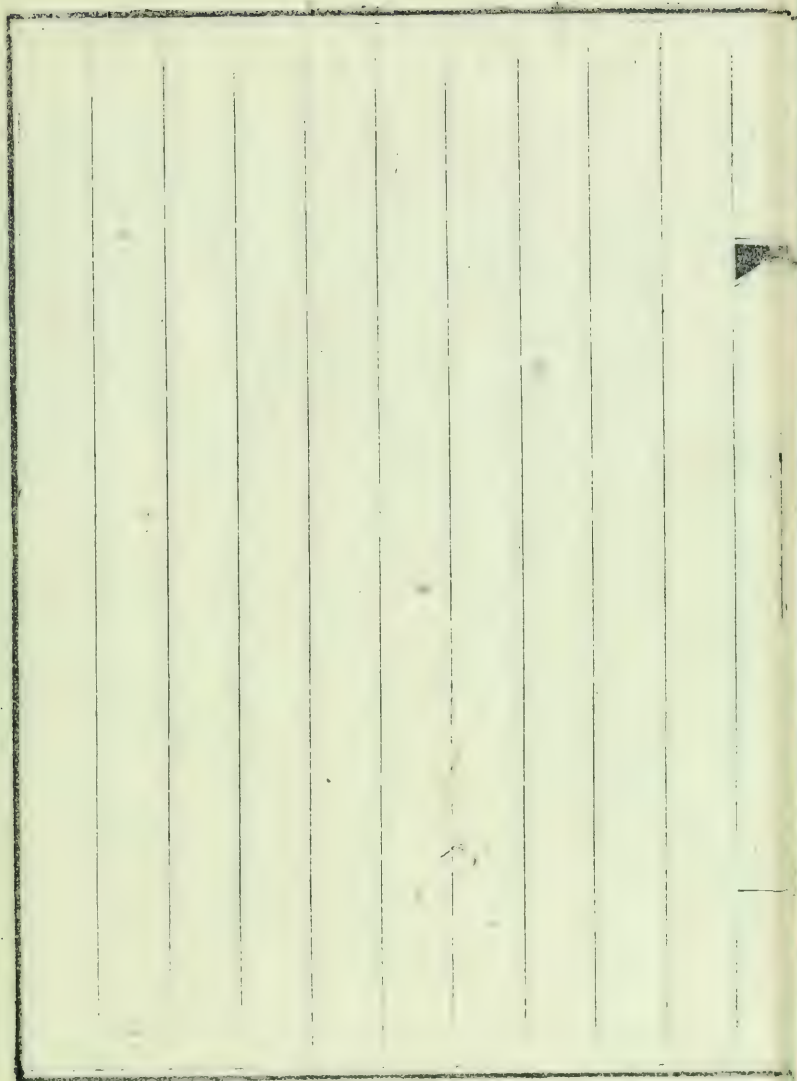
銓官擇差疏

文臣武臣之別

論監司之任啓

監司相避

武監司

以監司入京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二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大明律

大明律洪武三十年成律凡七曰名例律曰吏律曰戶律曰禮律曰兵律曰刑律曰工律摠四百六十條

無冤錄

無冤錄正統三年成崔致雲註肅宗御製引曰夫難莫難於理獄而折獄尤難冤莫冤於枉屈而枉死尤冤蓋獄者人命之攸關而死不可復生刑不可復續

則至緊至重者顧不在於檢驗歟苟或莫察於檢覆之際定執不明則死生以之而繫焉寃怨以之而興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此東甌王之所以參考二錄而增損之明示來世者而其致命之多端驗法之非一與律家之獄意表之事炳然備載罔有闕漏眞一指南也後之按獄之官誠能反覆深體謹之之本意黎庶自底不寃則其亦庶幾不悖乎目編焉

典錄通攷

英宗十年李衡佐道啓經國大典有先後續錄續錄後有受敎輯錄而與大典或不無牴牾者故後撰典

錄通攷此則大典受敎分類而成者也須布遵用今
王三十餘年而厥後新受敎亦幾至數三卷此皆成
典外一時裁斷者本曹則多用新受敎外州則専用
成典京外用法以此大相不同實有乖於畫一之政
上曰稟處可也

屯田議

宣祖朝崔岦曰兵之所屯食爲最急故趙充國謀破
西羌先務屯田其所上便宜之策曰兵弃若干留屯
以爲武因田以致穀威德并行又曰居民得并田作
不失農業臣竊得聞之北邊之地厥土膏腴倍於南

方開曠未墾不啻甚多試令商度形便隨以幹能一
吏專任監董役用土兵戍兵得食於官者官爲辦給
牛種器用全穙色元居入居人戶亦各量宜折給要
之自耕至穫之時千耦布野廬舍相望則兵之得人
食者始專軍粮而今兼農粮也蓋兵不離農農不離
兵從古以爲得策穀成之後兵之所作歸公而復爲
兵所得食穙色所作歸私而人戶免於失業今所恐
者地成不足耳不可使寸土不墾也李德馨啓曰屯
田之舉一以活飢民一以備兵食若得勤幹之人分
就各處農作其爲利不貲矣今年京外屯田緣器具

不備農軍不多粮餉不繼有若戲具所收無幾明年之事當趂今年七月前纖悉料理賑濟場飢民就食之中擇男丁可堪事者増其所食合數以充農軍外方僧徒爲頭陀形避來村閭農作者頗多令各處及摠攝召募則千百不難得也且外方流離之民頗依官家屯田資活者亦不知其數掛榜曉諭聚合則丁壯必集矣該曹又別擇文武南行人中知田有計慮願惜前程者分爲各處屯長給農軍耕墾京城外近處出捐該司米穀數千石許其農軍及受種多少節次均給俾無缺乏而秋成以所出捧糴收儲兩便矣

目今龍山倉為國命所寄之地而守直孤單脫有不
虞何計以防之露梁越邊及陽川下至今浦作屯耕
起而團取流戶更募軍兵數百作一陣於衿芝山城
近處耕農鍊習以張軍勢亦一策也且各驛馬位膏
饒甲於一境而盡為陳荒若令察訪各率遺存驛卒
及傍近流民隨力耕墾則驛卒得活而道路通矣各
陵近處多有良田美畓守護軍得脫於兵火者無所
依接死亡漸盡每當節日祭享之時令京圻各官狀
合村家器具破毀污陋之物苟且行事辱亦甚矣若
令參奉各率遺存守護軍且募遠近之人耕種於陵

内外之地設幕守直則守護軍無飢餓流離之患齊
郎有依庇之所癸兒亦可藏閉待用而絶轉輸之弊
李恒福劄曰經理屯田為南方巨弊民甚怨咨此事
始末臣亦粗知往年楊經理在京時南方邊報卒至
軍前缺粮士多枵腹經理急召伺候陪臣責令屯田
募粟以補軍需時當夏月事且蒼黄備局隨一時之
宜以應一時之急仍令各道科外徵穀名曰屯田隨
地廣狹定穀多少故各道計其元數分定各官每官
多者責納數百石少者數十石其法春給種租一斗
秋徵二十五斗每石作米六斗其有流亡者侵徵隣

族間有奸民託言屯田橫奪民田以為已利其弱者
無田可種皆出私田以充官種古者屯田皆於屯田
之處因地拋荒且耕且守以供軍儲今而不然虛冒
占名實貽新害日月已久漸成痼弊經理去而屯田
猶在臣以便宜將舟師所屬沿海等官屯田元數半
減播種矣為今計者一切蕩滌最為上策如其不可
先將舟師所屬沿海屯田急急革除似為得宜又略
曰別擇陳地作屯田以為衙供州府郡縣差次高下
定其田限毋得濫耕侵其良民然後徵米之事一切
禁革如或事覺計其穀數照以贓律似為宜當仁祖

朝命於搆山等地閑曠處廣開屯田從管餉使成俊
耇請也孝宗朝命募民設田於安山德勿島以其爲
江都門戶也許穆䟽曰方今度支經費罄竭責應無
計各衙門屯田不領於度支者幾滿八道此其地未
必皆閑田棄壤民田冒入逃賦稅者過半宗室貴戚
號爲農所者邦域之內遍於膏壤山林塩海財物魚
塩之所出且爲貴大家所占有公私俱困田賦大縮
度支經費何恃而不匱生民生業何恃而不窮稽之
古典貴戚戰田有數請令戶曹準數折給之外皆與
民田均稅罷屯田歸稅於度支田賦旣廣財用自饒

窮民之號怨少緩而豪强右族知所惧矣顯宗朝俞
棨劄曰諸宮家屯田之弊爲辱國斂怨之大者宜明
立條制宋浚吉疏曰諸宮家屯田之弊誠爲病民之
痼疾其利則盡入宮奴其怨則都歸國家不識殿下
何苦而替人斂怨自貽譏議耶向臣首發職田之論
而未聞處分不可使聞於隣國也五年因備局啓辭
捴戎廳屯田以焰焇煮取時許多襍物皆從此出特
命勿罷七年罷訓局屯田移屬粮餉廳於戶曹策應
本營軍需肅宗朝李頤命疏曰我國屯田之弊乃前
古所無之事而諸宮家各衙門實爲亡國之權輿也

顧令良民之偏悴歲入之日縮悉由於此而密戚貴
臣私自爲利故未易革罷及至今日其弊日滋土地
不籍於司農人民不屬於縣官籠山包野作一逋藪
大邑戚棄其半小邑只保一面軍役徭賦獨責餘民
〻生之困苦日以益甚國家之經費每患不足古先
王經國制民之道似不若是也

堤堰議

太祖四年鄭芬上言曰勸農之要在築堤堰守令皆
帶勸農之職而不急於是乞下都觀察使令州府郡
縣擇品官廉幹者定爲勸農官當秋冬交修築堤堰

以儲雪水無致漏洩又於水口置石渠等其上與堤等溝內立木桶桶內作三五穴隨水高下而通塞之溝之外橫置木槽虛其兩端其下左右開渠引水別於堤堰一邊低築若干尺比桶之上穴差高排之以石以備霖潦之溢置守者若干戶勸農官監封其穴及春將耕則佃者告于勸農官開穴分水使灌溉有節無鈘費用勸農官之能否守令之勤怠都觀察使褒貶中間以憑黜陟焉孝宗二年史官曰趙龜錫爲全羅監司有一堤介於全益兩邑屢經修築不成龜錫按視知其便遂得人委任鑿石通水灌田可累千

頃民蒙其利柳馨遠曰金堤之碧骨堤古阜之訥堤
益山金州之間黃登堤皆是陂堤之巨者有大利於
一方前古極一國之力成築今皆廢缺者不過數十
丈許計其功不過千人一旬之力比之初築不啻萬
分之一若使此三堤貯為千頃之陂則蘆嶺以上永
無凶年而於一國亦大為萬世之利矣肅宗元年尹
鑴啓曰水利農政之本也外方堤堰崩頹處不可不
趁農前修築前頭若有飢民賑恤之舉則仍聚其就
賑之民及時修築事甚便好令廟堂行會八方何如
户曹判書吳挺緯曰我國水旱災偏甚者以其無堤

堰故也堤堰之法自冬儲雪水故雖有旱災所賴多矣我國亦有堤堰之法而今則廢墜矣命申飭舉行

堤堰司啓請頒行事目昔鄭國之導涇水鄭當時之穿渭渠皆是天下之大江大河而尚能築堤灌溉大收豐穰之功我國之人則川澤稍大者亦不能堤防無限膏澤盡歸虛地少遇旱災輒至大無良可痛惜今宜專以防川為備災之地但堤防之處當用許多木石此則本邑守令預於當築之處別設場市使就市之徒鳩聚木石完築而一經雨水如有潰決處必須以大木斜竪橫結撑柱其後如家舍間架之狀使

不動搖而堤下多數積石或多積松枝以防水溢衝破之患修築後本道報于本司本司發遣郎廳摘奸勤慢以爲賞罰之地肅宗九年判府事金壽興奏曰朱子之賑救莫如講水利爲言曾在先朝別設堤堰司專管堤堰而近來此法弛廢只令戶判兼察令以備局堂上一員差堤堰司堂上使之專意水利則必有所益從之英宗十年戶曹判書李廷濟筵啓旱乾最爲難救之災而若善修堤堰則實有奪造化之功至於大堰則可以灌漑數千石地矣若使蒙利民人乘農隙修築則誰敢怨乎此所謂雖勞不怨矣八道

皆當申飭三南宲為最緊令欲別為申飭而近来朝
令外方不謹奉行雖年例俸納之事亦不著宲為之
矣臣謂道臣及守令處各別申飭之後春間方遣備
局郎廳使之看審如有如前湮廢不為貯水者當該
守令各別科罪何如上曰既為堤堰堂上何必陳達
而後始為申飭耶廷濟曰乃所以重其事也若陳達
之後又為申飭則必有擧行之效矣上曰依為之

種桑

經濟六典國初立種桑法大戶三百本中戶二百本
下戶一百本不栽種者守令論罷金淑滋為縣令種

桑官之隙地令民來取種焉聞韶縣東有黃山山中
多桑木傍近列邑賴此以飼蚕端宗朝二年九月戶
曹陞請令各邑都會官取蚕種分授於諸邑使之養
蚕考其勤慢以為褒貶守令從之世祖朝命內苑桑
株分授諸司栽植於墻下及田畔其不用心培養以
致枯槁者罷之書筵官以蚕室與東宮近會講日地
隘不便請移之上曰蚕室重事故置諸近地且禮有
婦人蚕繅之文本欲中宮與世子嬪親見女功也

後苑開水田

世祖嘗於後苑開水田種稻令工繪畫命群臣製詩

領議政姜命御應製云周家基業永流傳無逸豳風
掛眼前那似當今後苑裡爲看民事早開田

豳風圖

中宗三十九年户曹叅議李名珪奉使如京歸獻豳
風七月圖即元學士趙孟頫所畫大明學士宋濂所
序者也特賜法醞奬之

勸課詩

仁宗御製詩曰一家有兩婦巧拙百不敵拙者念其
拙一日織一尺巧者恃其巧百尺期一日理鬟學宮
粧好逐花間蝶逐蝶又折花長笑拙者織秋風一夕

至萬戶砧聲急拙者先裁衣歌舞堂前月巧者悔何
及天寒翠袖薄呵手泣機上夜寒易拋擲難將花共
蝶散此風霜夕

命世子觀稼

孝宗四年命世子觀後苑水田種禾耘穫亦如之俾
知稼穡艱難每誦嗣事中詩曰田家勤苦宛在目前
也

楮品

我國之楮宜於造紙然重且起毛不如倭楮之輕澤
精緻平時所印書冊今或有遺傳者多是倭楮造紙

極是可寶令漸絶無矣嘗聞祖宗朝泩取其種欲使蕃殖令南方海濱往往有之而人不知廣植令列邑皆種之而勸諭人民使之廣植可也

勸農節目

肅宗朝備邊司勸農節目勸農一事旣令都事主管則都事申飭列邑使之着實擧行列邑各面各里中擇其儒品之有風力者定為勸農有司之任以為課督村民之地修治堤堰以為貯水蒙利之地事前已分付當此民間飢餒之時雖難調發赴役其中如有功可易就而民所樂從者自官家或給粮助役俾得

究等先使各邑守令巡審境內某某處可以修治形止牒報各其面中必擇勤幹之人定為有司以責其效至於等洑之處每患過時亦定洑主趁早防塞其有怠緩過時者當為論罪之意預先申明知委

移秧之弊

三十年上曰移秧之弊甚自中年雖嘗前付種之處令皆移秧猝難禁斷而所謂移秧若不及時得雨則未免全棄矣雖以今年觀之當初付種之處則頗勝云三南失稔未必不由於移秧之故也此無可禁之路乎右議政李濡曰自前朝家亦不無禁令而益移

秧之處有便否不同者灌漑處則自春耕治及時移
秧除草之勞旣得減歇功力大省極爲便好而全使
奉天畓則若値旱災之年終不得播種未免全然失
稔此實不可不禁者也自今以後更爲定式灌漑外
使不得移秧事各別申飭宜矣上曰各別申飭可也

常平穀

李恒福啓曰我國定制各官皆有常平之穀以賑貧
民且有衙料以供其官經變以後穀物蕩然凶年饑
歲民無所食爲官守者亦不能不食而治事隨時輕
重無端出賦於民以爲衙供甚者取之無節今雖百

分籌度處置無由亦不可不爲區處宜令該曹別爲事目就於稍稔之年令各官計其田結定限收租漸次積貯以爲元數稍存耗穀稍〻添補然後徵米之事一切禁革

耗三分二會錄

仁祖丙子亂後國穀告罄常平廳耗三分二會錄先是延平府院君李貴劄曰我國壬辰前各邑還上大邑則三十餘萬石中邑十万餘石下邑或五六万石故或值飢饉兵興天使時皆以官穀貸民待秋成捧入民生賴此保全今則公私儲畜一向赤立凡有不

時之需皆無得賴於官家些少策應必責出於民間
祖宗朝各邑所儲還上必非神運鬼輸天降地出當
初必收聚民間積漸所致也公私府庫日就空虛今
後宜令戶曹量收米穀於田結逐年計儲以為常平
倉旧規則其所以取之者乃所以與之也柳馨遠曰
還上之法不可謂無益於人而其益甚微而其害甚
巨此與王安石青苗錢其害無異蘇軾論青苗法以
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
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還納雖富民不免違限如
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又曰蓋還上利小害大

利短害長常平有利無害有便無弊還上之法雖曰不無濟民之乏既前期與民後責其償則未免驅以刑獄嚴督責納於是有里胥催驅邑閭驚擾之弊有官出民入缺與高捧之弊有不問情願抑勒配給之弊有三代徵隣族之弊有吏緣為奸詭受橫侵之弊百弊斯興不可枚舉以至囚繫滿圄鞭笞遍境徒為陷人之網而無復利民本意矣若夫常平豈不傷農饑不傷民上下俱利公私無弊法之善者無過於此史臣曰按常平斂散之法在於麗代而我朝仍之其後名色滋繁不可殫記而耗之為言乃是雀鼠之耗

縮而取於民以補其縮之謂也每年石取一斗五升或歸以穀或作官用而取耗之制不載於大典始見於續典然世宗朝減大立糴耗宣廟朝李恒福有稍存耗穀之啓仁廟朝取常平耗三分二則還穀取耗其來蓋久而刱始之時文籍無攷

李之菡救活

宣祖三年嶺南大饑時有李之菡者世稱異人哀流民弊衣乞食爲作巨室以館之誨之以手業各用其衣食而其中最無能者與之禾藁使作藁鞋董其役一日能成十對販之一日之工無不辦米斗推其剩

以成其衣數月之間衣食俱足

三韓錢

李晬光曰按錢譜載三韓重寶東國通寶東國重寶海東通寶海東重寶朝鮮通寶共八樣云我東之有錢亦舊矣今朝鮮通寶尚存於世蓋國初所造也

楮貨叙

李玥曰東土素是貧國而民間所用只米布而已更無通行之貨公私之積以此尤困造貨之叙在所不已今之楮貨古之所謂鈔也易弊易昏故古亦難行不如銅錢之可傳久遠也且新造之貨當初必拂民

情非立嚴刑峻律則法必不行以今日事勢揆之則楮貨之議恐難施行李睟光曰張太岳集曰洪武八年始製大明宝鈔以桑穰為質中圖錢貫之狀十串為一貫准銅錢一千文銀一兩五串為五百文云云今我國之楮貨蓋其制也法典云銅錢十文准楮貨一張銅錢一千文准楮貨一百張是也楮貨亦曰楮幣

常平通寶

仁祖十一年令常平廳鑄錢文曰常平通宝從戶曹判書金起宗之言也尋罷之按仁廟朝始命鑄錢而

旋即不行者必是議論之多歧而亦緣兵戈之搶攘也金堉疏曰我國嘗欲用錢而不得行者以其欲盡用於國中故深僻之地或不知其為便且鑄錢不易不得行也今若只行於兩西一路行旅絡繹之地則必可行矣臣竊聞戶曹尚多所鑄之錢請發其所儲分送兩西而令餉臣以銀買錢於北京而繼之則千百萬貫之錢可以即致於西路矣松京則方用錢如中國若使海西效之關西又效之則豈有難行之理哉行旅便其不齎糧店主喜其多得錢農民樂其不費禾計莫善於此也

訓局鑄錢之始

孝宗二年禁麗布許用錢令訓鍊都監鑄錢下送西路以裕其用備局啓曰西路用錢之事已爲行會而但錢文數少不敷於用欲下送銅錢卽山鑄錢與戶曹判書元斗杓相議則以爲鑄錢不如買錢之易今聞漢人聞我國用錢多載出來置於遼東與譯官相約其價云盖其錢八十稱而一稱十七貫爲一万七千文則八十稱將至百三十餘万文價銀一千六百兩云令此謝恩使之行入送其價方物回馬載錢以來則事甚便當可以優用於兩西令戶曹付送價銀

若或不足則令常平廳助其三分之一使之貿來何如答曰如此爲之則似爲便好而但該曹物力方竭千餘金似難卒辦先問于該曹處之可也

金堉請用錢

金堉曰崇禎九年奉使北京始見中原文物心甚喜之欲事事模擬而不可得其中用車與錢最便於民甲申秋還自瀋中上疏請用錢而朝廷不許丙戌出守松都見市民用錢一如中華又上疏請先行於西路又不許庚寅又往北京到平壤以西路用錢之意啓聞而去到北京以行資所餘買錢十五万文而來

回到義州聞朝廷許之分置沿路各邑使用而猶未行之

錢制

柳馨遠曰錢惟權貨流行之物必鑄造精好然後可以行遠我國製造例皆麤惡往年設局鑄錢而其錢麤甚可笑或曰本國土風與中國異宜雖欲行錢亦難以行此甚不然錢貝之不行非不可行是人不行耳苟上之人眞知利害而決意行之勿促勿撓則期以數年如渠開水流自然興行國富民裕變荒僻情陋之地而爲華盛文物之鄉永万世之利矣又曰本

國則錢且不行而獨開城府近世始用之初以錢三十文準銀一錢其後以五十文又以七十文今則至百文盖以國中不行而此一府用之前後所鑄咸聚於一府又上無所出納而市民私相貿貨故也

錢弊之論

崔錫鼎劄曰近年害民之事錢弊是已我國數百年不行錢貨故鄉村之民皆以米布為貨春窮之時貸出米穀於他人至秋還償而每十斗併息以十五斗為式謂之長利出貸不以錢許貸設令春貸一兩之錢則以春市直二斗米論到秋以錢一兩五十文計

捧米穀而以秋市直五斗論併息為七斗五升視其本已
過三倍年事登熟則又不啻幾倍甚者或春貸一兩
而逐朔增息十文則秋後至於一兩六七十文又或
債主靳固不即出貸則急於連命以一兩倍息請貸
則秋後二兩之直為十斗米或十五六斗貧殘之民
終歲力作竭其地之出以報公私債其餘幾何凡子
貸銀錢者以十分之二定式還償此則今古通行之
規也以米穀貸償者十分之五固是通規今宜酌定
錢貨出貸之規以十分之二為式春貸一兩者秋捧
一兩二十文為永規為宜一自錢行之後當者益當

貧者益貧行錢未滿二十年而其弊日以益甚外方之民皆望其革罷而今則公私行用已久其勢難於遽罷惟當設爲法禁防其貸錢取息之偏規則貧殘之民庶有一分蘇息之幸矣此外行錢之弊如邑宰之貪饕吏胥之受賂盜賊之竊發種種害民之端非止一二令不能察言矣

咸興鑄錢

英宗十八年以北路凶荒命咸興營下鑄錢端川以南則雖不得不用錢吉州以北則兼六鎭漸近决不可行雖一文如或有持入吉州以北者則即爲狀聞梟

不自鑄錢爲始各別嚴関知委於吉州以北各邑而
民或有犯者則守令即爲拿勘

木綿之始

本朝李瀷記文益漸碑陰曰當至正甲辰以賀奉使
入元以公事謫于南荒其放還也道得木綿種子惟
利民是急冒禁齎來遂大蕃于一國萬世永賴且以
東土之宜於木綿也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百年而
天不能生其利地不能與其寶也直待公之一身羈
旅放還之際携取於一床弊裝之餘而後乃始爲旅
土之產而阜民財足國用無不餘裕我國之於蠶桑

雖僅有其種而絲纊之需錦帛之華不及於民間也則前此國俗通用之物不過曰氊裘葛麻之屬而已也至是而因以識慮之遠而此物之布滿流行遂共五穀六財同其功也非但三韓之億万蒼生得免於龜且凍而能使一國之衣冠文物煥然而一新也然則我朝之追錫寵命非溢典也宜也

羅戶布

史臣曰國初之制雖未得其詳麗朝戶布之斂既為軍需我朝仍之而太宗教之以取民非法而仍命羅之則放畜收布以為養兵之資者亦在於此後而文

籍無徵不得已闕疑

李公桑

安州民俗謂非土宜不知種桑宣祖丁亥李元翼爲牧使適令各坊播種桑椹自是蠶植蚕績大興仍名曰李公桑關西沿江之民曰不識種木綿宣祖戊子尹斗壽爲方伯爲具種子教以樹藝之法民始知糞種之利大收其效

三十税一之法

太宗十五年上曰前日予欲行三十税一之法禮曹判書鄭易以爲不可此古者聖王之遺制也而易乃

不肯以此知宰相須用讀書人

田分等

史臣曰謹按此乃世宗朝年分九等上下共稅之法而至仁廟十二年三南量田後分等上下之法遂罷三南則自上之下至下之中結數無加減依分等收稅其餘皆以下之下為定五道則只有下之下一等而已宣祖十六年兵判啓曰祖宗朝以九等收稅設法非不詳密而行之既久吏怠民頑每以結災為要釁之資今則以下之下為上之上而一國之田不給災者無幾國用安得而不匱哉勢至於此雖守令之

貧者不敢不給灾者以民生日困徭役多端若不解倒懸而只以不給灾為不負國則赤子允不能支為今之計莫如改定貢案使田役減其十分之七八然後可量宜加稅以裕國用也不然則公私終無足用之時矣

退溪納稅先於人

李滉告鄉民調役征賦必先下戶而輸之未嘗有逋稽里胥亦不知有達官家嘗出坐溪邊里夫來告曰柏林之禁進賜户當之滉笑而答之

三手米

宣祖二十六年設訓鍊都監三南海西關東五道始収三手米每結二斗二升仁祖十二年命三南量田減三手米每結一斗

詳定案跋

崔岦詳定晋州文案跋曰前此之時逐里逐年一八結所辦以米齊之其緊者餘七石寬者僅三石合則逐里逐年一八結皆齊四石一斗以下雖不能頓寬昔民之力而庶乎其均也如此猶且斗升有加終不可均焉者則令其逐年稅米除遠納漕所而近輸倭料如其加米多少以紓其力而償其重則民亦稱均

矣

新起添稅之論

忠清監司金堉啓曰民之無田畓者或欲耕食陳荒之地一入田案之中則賦役難堪以此不敢開墾令若別立事目帳付元田外新起陳地者作爲一案起則收稅陳則免稅使之任意耕食則陳田大闢而稅入亦多案爲兩便於公私

襍賦論

洪汝河曰以東國論之租最重庸次之調稍輕襍色賦稅皆出於田而薪芻氷炭又出於田是以租稅而

兼力役也故曰最重國中公私賤居十之五公賤納布於公家私賤納布於私室所謂庸也其弊已而難革故曰次重烟戶所出只供官家尋常之役耳故曰稍輕或曰私賤之貢不入于國謂之庸可乎曰公家雖未獲利私賤已不可單所納之公私雖異其出於民則一也惡得不謂之庸唐制人一歲役二十日不役者有其庸而東國女子無其庸者士大夫及良民之家耳由是觀之我國之庸比租雖輕而比唐之庸則不啻十倍矣

內下金銀蕩逋

肅宗朝明陵誌文曰乙卯內下黃金一百六十兩銀一萬六百餘兩于地部命蠲関杜逋穀八萬餘石

関杜田稅之論

大司諫南九萬疏曰杜関各邑田稅本不輸納於京師年年加錄於還上究其本意不但以輸運爲難宗欲足邊食也然自設邑以來每年添加其數至於不勝其多則以一邑民力其稅不可以糶糴以此至其積散糶多之後則不多逋欠逋欠既多之後則不至蕩滌從古以來以至今日其蕩滌之數無有限極以此言之雖曰留置其宗棄之雖曰足食其宗失之事

之無寃無過於此今若酌量兩兵營用度除出各邑田稅優數劃給俾無不足之患而凡其從前聚斂於軍兵各司使之一併革罷則在軍卒無别心之苦在兵營無闕用之憂在各邑無加賦之弊而邊上軍食則即令會計元穀之外且有兩兵營劃給之餘私奴婢身貢之留其數亦不患其不多矣移無用爲有用兩便於公私計無踰於此者矣

養戶之弊

戶曹參判李寅燁疏略近來各邑養戶之弊罔有紀極蓋所謂養戶者邑底官屬者預受小面居民結卜

之價私自取食不納于官家大同田稅之未收居多職由於此而官家則不得不督責田主或未免疊徵此弊不可不痛禁自今嚴立事目如有現露者守令從重論罷犯者論以全家之律則庶乎必戢下詢大臣而處之何如左議政李世白曰非但邑底官屬爲然鄉中豪右之類亦莫不然勒奪小民結卜預受其價自應其役多者至累十結而已受之價則食盡無餘應納之稅遷延推托糶糴之際亦輒如此以至年久之後希覲蕩减故從前蕩减云者實惠不及於小民而反爲此輩之幸各邑之多有積逋寔由於此矣

此弊無邑無之不可不痛革曾與李寅燁相見亦有所酬酢矣前頭還上收捧等事定式時此等條令更爲商確稟定事目啓下嚴明分付似當矣從之

災政

閔鎭遠私議曰每歲災案分六等曰大豊曰稍稔曰免凶曰小歉曰中歉曰大歉大豊就元結案數盡收其稅稍豊則元結內減十分之一免凶則減十分之二小歉則減十分之三中歉則減十分之四大歉則減十分之五每歲秋成地部以各道農形參以見聞就議廟堂以大豊以下六等定其等數行關各道須

布所減分數則各道監司以其所減分數分定列邑而列邑災寔各有差等就其中或減或增裁其濶狹不失朝家所定之結數而使寔惠及於民各邑又就各面之災寔而裁酌增損勿令書員干預其間只令各面有識士夫與里民從公論給災勿遣京差官只依結數捧稅而下之中下之上等名目列去於田結文書中所謂人情雜費作役價裝載時各項雜費亦皆除去每結稅米三南則五斗他道則四斗五升永爲定式裝載時各項雜費及上納時人情雜費作役價皆就元結中許減則外邑下吏夤緣弄奸之弊袪

載及上納時人情襍費難辨之弊自然革祛民必甚便而國無耗失矣

蟹災

全羅監司李光佐狀啓以臨陂等三邑畓穀條被蟹損請給災廟堂以自前無蟹損給災之例仰稟上曰非但今年爲然而蟹損尤甚處自當入全災中不必別爲名目矣

田政論

金昌集筵啓田政上關經費之盈縮下係生民之利病而改量既久田形渠變昔之起墾者今多爲陳昔

之陳荒者令多耕食故以量付宲結難以出役給災之際虛宲易蒙或以宲為災或以災為宲此固災年莫大之弊守令之審定監司之更審不能逐處親檢雖敬差官之行亦難周視故每以前宲結比諸令摠數如有不足者必使之準前結數而後已且該曹深慮宲結之減縮雖當各穀俱歉之時給災名目不過成川浦落等處而已故為守令者既不得災則難於白地徵稅如初不付種者或以成川懸頉如全不掛鎌者或以浦落懸頉初欲只減當年之稅而一經磨勘之後則仍為永頉故宲結之年年減縮蓋多由此

李健命曰狀啓中比年之規曾前亦已行之矣第朝家劃結給災之後道臣擅自加給則比年與劃給災結其意一般今雖依此分付諸道之不能遵行亦未知也且年分事目既已頒下則此狀啓更無可施之勢而其中咸川浦落便爲永頉宗結之減縮專由於此者是矣各別明覈雖給災之處咸川浦落則切爲過濫之意更爲嚴飭宜矣答曰咸川浦落懸頉事各別申飭可也

剩結終歸私庫之弊

英宗三年戶判李台佐筵啓挽近以來守令風習大

處磨勘之餘結約已愛民之類皆給大同災此雖便
民係是犯禁其中不能應問者餘結一体磨鍊混入
於田結大同直捧私庫終歸私用近來則紀綱解弛
尤無畏戢之事餘結直以錢文捧之凶年則一結價
至七八兩豊年則五六兩直自賣用彼此效習以
為常世安有賣田結之守令守民不蒙惠徒自肥已
決非士夫所為聞湖南湖西尤甚京畿亦然云此則
別為節目頒布三南兩題瞻行時應問添入此條隨
現重罷好矣上曰隱用私結本在於繡衣封書中矣
餘結私用之罪其律如何台佐曰十結以上為禁錮

矣上曰賣結重於隱結勿論多寡以贓律用之可也

始置市廛

定宗元年始置市廛左右行廊八百餘間自惠政橋至于昌德宮洞口聚外方游手僧徒給粮役之仍使開川都監掌其事

商賈首頭

宣祖三十三年李恒福啓曰庶民之中富商大賈爲之頭首而因亂散處隨時占利以爲富足而不思回居亦多有之我國之規如遇緩急凡所責辦專靠於市民市民於公家所關如此而市肆空虛亦非細慮

此皆無知下人非可以教諭而自來令宜行移外方
京商之散處其地者一一摘發使還旧業守令如有
慢不擧行者令平市署籍名尋问先治守令且奸民
之亂市而不係市籍者亦令平市署來定市役則庶
市民均役而市肆完宗

市弊之論

大抵市弊有四爲各軍门軍卒有勢家豪奴之亂廛
一也宮房上司軍门私貿易一也諸上司闕內各司
直捧廿一也京兆勒令廛人捉納亂廛一也亂廛則
嚴飭京兆各別禁斷私貿易則四宮三房進排外皆

令給價貿用直捧廿則分付平市一切勿施至於京
兆之勅令廛人捉納亂廛只為徵贖殊極寒心即為
畢罷而若無科禁難以遵行故以罪官負治吏隸之
意逐條嚴斷

訓局軍全減市役

命訓局軍兵京居爲市業者全減市役李恒福啓曰
國家凡有時急取辦一一分徵於市肆名曰貿易而
實不給價名雖交易其實斂之矣將在城猶踵此弊
各衙門徵責名目日如牛尾而都監之官皆責於市
民數年侵擾有難悉記今天兵已撤國葬垂畢宜令

戶曹自今非不得已時需難以取辦於外方者外一切勿行公貿雖有所貿勿得待後給價劃即準給其價且令平市署凡所出役之事務令寬平勿得如前替責以示朝廷別優恤之意

中江開市之始

中江開市順治丙戌定以三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二次交易丁亥春市差官等將衙門文書要買馬一百五十匹本國以馬非土産而兵革之後加以疫斃駟郵難繼不得應副咨會戶部其冬戶部又以爲三月則春耕方張九月則秋收亦殷於民甚覺未便設

汝於二月八月聽民照例貿易奉旨咨會時雖迫於
咨請聽施其賣牛而但令以官辦牛並照例換貿而
已并不許私商隨往其後本國禁令漸弛而私商濫
隨名之曰中江後市康熙庚午間遼鳳車戶十二人
稱曰欄頭我行人往來卜物椎其專卸卸價倍增而
欄頭等益饒於財乃與關東貪吏締結為利自願納
税於瀋庫多輸貨物又專其後市之利而又於使行
出入柵時灣上及松都商人等潛持銀蔘混在夫馬
之徒買販物牟利始而漸繁終至於遲還車脚故今
遲運而先送使臣出柵無所憚壓然後任情買賣而

帰是則名之曰柵门後市

北関開市

崇德間寧古塔烏喇兩處人持戸部票文來貿農牛農器食鹽是為會寧開市後以為例逐年開市子寅辰午申戌年謂之单開市丑卯巳未酉亥年謂之雙開市赴京禮部有派送頭戸咨文畢市後我國有完市咨文公市牛一百十四首犂二千六百箇釜五十五坐即公市定數也待差官到來差使員同地方官并於客館監市其後岩丘頼達湖戸人來易牛犂釜於慶源是為慶源開市後以為例慶源則間年開市

完市咨文如會寧市公市牛五十首犂四十六箇釜
五十五坐即公市定數也待差官監市與會市同順
治間會寧慶源交易來人至五百九十四馬牛驢一
千一百四十四芻粮供億民不能堪咨請定式禮部
回咨寧古塔及厚春慶源交易人馬元無定數厚春
難交易處所止隔一河早進交易晚可回還相應不
叙外寧古塔人三百二十名馬牛驢六百四十匹隻
定數領注章京一員跟役五馬十五分撥單一員跟
役三馬十筆貼式一員跟役二馬七交易牛隻犂鏵
鹽釜等項預先辦備不滿二十日回還咨行朝鮮國

及寧古塔揔管以為定式

會寧開市

孝宗二年南九萬疏曰伏見會寧府開市前後狀本凡其發賣之際恐喝驅迫無所不至而悍然有挺刃相加之勢此實國家莫大之憂也臣聞當初開市惟使六鎮諸邑供其需索而年增歲加轉及近南之邑今則安邊等邑亦皆船運陸輸而每患不足其勢必至於竭一國之力以為塡壑之資雖曰此事本出於大不獲已然而豈可直付之無可奈何而不以為意也亟簡朝廷重臣之素有人望者寄以鎖鑰之任而

更遣幕佐如古評事使之補弊起廢經理撫綏以為
折衝之策又以本道窮匱之狀注告于北京委曲其
辭善為開陳請減發賣物件定為恒式而更勅邊臣
嚴立約束以杜日後無窮之弊漸為

倭館開市

世宗二十五年倭寇濟州為邊將所敗歸朝廷遣使
責問對馬島馬島縛献首亂者以功歲許五十船來
市事畢則還因緣留居漸至滋蔓命島主刷還成宗
朝以日本書契使臣私有所献責以人臣無私交拒
不許其後別幅內始稱賣物未幾又稱商物朝廷又

許貿

館市事例

館市事例每月三旬之三日八日商賈等受牌於東萊府持物貨詣守門則訓導別差及收稅官開市監官眼同檢驗置簿入送而訓別仍爲入坐大廳則諸商就前跪拜然後各以其貨以次交易盡情論定而一時并退持出倭貨亦皆置簿到歲末出入相準報戶曹史臣曰倭館開市之初燕貨自本國流通於萊府與倭交販故市利頗盛近世以來倭國自長碕島通貨於南京之後所謂館市只存其名所販者不過

朝夕所需筵策之類而已

謁聖之始

太宗庚辰十一月上即位于松京詣學謁聖仍命胄子就學五年上幸學謁聖卞季良文廟碑曰庚辰十一月殿下即位于松京詣學謁先聖歲乙酉還都親奠于先聖先師

親策

世宗親策得十三人徐居正居第三上曰古有座主門生之号今是科予親策之予當為恩門宜号是殿為恩殿唐宋奏事皆用劄子居正之長憲府也始建

叙立劉子之法盖慎言辞出納之際有遺失且防後
世近侍中官用事之漸

大射

成宗八年八月上詣成均館親釋奠于文宣王仍御
射壇酒三適行大射禮環橋門觀聽者數千餘人禮
畢頒教于諸道令列邑行飲射禮

曉諸生文

趙冀太學曉諸生文曰夫得天地之秀氣為人其性
之善與堯舜不異而又幸不為民庶而為士大夫之
族又幸不為他業而受書為儒士苟能希聖希賢皆

可爲聖賢豈可但爲庸衆人而止之哉雖不能到聖
賢地位亦當爲有知識有行義之人也且聖賢之爲
聖賢未必皆生知率皆由學而至也今亦爲聖賢所
爲之學用功如聖賢則何乃不得到聖賢所到之地
位乎今之爲士者未有立心如此用功如此者也
此豈其資品皆卑也誠由聖賢之學不明於世而
詞章科擧之習成俗已久世之爲士者自始執卷其
心只欲善作得科第爲貴顯之人而已不復知有聖
賢學術擧世同然父兄之所教戒耳目之所聞見只
是如此以是雖有高才美質皆圄於俗習未能自脫

其平生心志事業不過如此所謂聖賢者豈人之所不可及哉此昔人一生大事業而其入門處必自近思錄始俗語云行千里一步爲初此書於聖賢事業誠千里一步也或謂此學妨於科業此大不然誠能於此用功之深則義理日見通透文字亦當暢達贍足其於科文可俯而就之而其所作必能辭達理勝試論皆有本令人刮目然則此案於科場豈有所妨乎

焚佛像

仁粹大妃造佛像送于淨業院儒生李黿等取而焚

之大妃請治李黿之罪上曰儒生闢佛可賞而不可
罪況自內聞之而命推儒生非人君之政也終不奉
教

儒學提調

太宗六年置儒學提調時初置十學儒學其一也從
左政丞河崙議也

扁額

文廟之額曰大成殿韓濩筆也大司成閔鼎重嘗模
字而跋其後曰進善趙涑精於筆法嘗曰聖廟殿額
華使見之謂古無其比余以爲若方古人羲之能爲

獻之不能爲又曰韓濩寫此時一字易數十紙至今餘本有見藏者云明倫堂額二其一朱子筆也模得於中國而翻刻云其一天使朱之蕃萬曆丙午奉使東來而書揭爲之蕃以筆名於天下云啓聖祠額四賢祠額英宗御筆也丕闡堂額文正公宋時烈所書也

襴衫

成宗八年輪對官白勛請令館學儒生以青襟團領行于街路領經筵金國光曰先朝嘗欲行此而未果今使儒生異服則居館者必少矣上曰儒生而恥儒

學是師學聖人之道也知經筵李克培曰若使戴笠
西服青襟必易從也上可之宣祖朝趙憲以質正官
朝京見㡌衫之制歸上封事請行之二十二年八月
始以㡌衫定為太學生之服先是儒臣尹鳳九嘗獻
議曰臣嘗聞諸先師先正臣權尚夏云朱子嘗以㡌
衫與先聖之深衣并列於三加之服固可為儒士之
盛服況我太明高皇帝掃除胡陋之初以㡌衫定為
大學生之服在我宗周之道尤豈非致意者耶此當
日太學之疏請而顯廟之許服者也今若行之尊周
之義宗在於此善繼之道亦在於此矣至是上聞奏

東鄉校有旧藏襴衫軟巾條帶命取來親覽仍倣其制裁成一件賜成均館藏之六一閣又模畫頒示于八道及丁卯三月司馬唱名之日諸進士始服其服而應榜上親臨視之仍命永為定式

進士服

先是上欲復中朝進士科幞頭襴衫戴蓮花聞喜宴等制然襴衫未知其式筵臣有言故吏曹參判金玏當神宗皇帝時奉使朝天皇帝宣賜幞頭襴衫及大學衍義一部玏歸以中衫藏之安東學舍衍義亦有御寶真蹟令兵曹正郎權萬云命政院移関嶺營書

其衣冠使其功之後領來至是萬其功之孫弘運領至時上命豫强起盥櫛衣服冠而坐召見二人曰待鄒魯之士不宜效漢高箕踞况皇朝舊物尤宜尊敬乎遂命賜之三襲於是幞頭幱衫得其式生進衣冠悉復明制

序齒

顯宗四年因大司成閔鼎重之言始行太學生序齒之制先是中宗朝癸卯嶺南儒生裴紳李齊臣遊太學倡義曰首善之地何可使長幼無序宜以齒序坐遂行於東西下齋又欲推而行諸上舍人多不說於

是諸生質于師長大司成李浚慶司成宋世珩皆以為是獨知成均成世昌非之曰孔門亦有齒座否進士洪仁祐曰二三子言志曾點最後對朱子曰以齒則點當次對此非孔門之尚齒乎世昌猶不以為然其法乃不行宣祖朝甲戌大學生復為行之李海壽謂先正臣李珥曰榜次之坐尊敬壯元是亦禮俗也齒者非大學之所宜也珥曰壯元之尊施于榜會可大學明倫之地不可王世子入學尚以齒坐況壯元豈若王世子之尊乎海壽默然然是法未幾亦廢及孝宗朝戊戌諸生各以朋黨名色分坐於食堂於是

完南府院君李厚源請從李珥之議爲序齒之制上將行之而諸大臣難之事竟寢至是昇重始建議行之焉

齋薦

舊例一年兩都目前一日齋任齊會圈點點多者三人書单子呈于吏曹齋任有故則自本館報吏曹史臣曰謹按齋薦法載於學令而成宗二年命本館別薦賢士自是薦法益重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康公徐敬德館薦中最著而至宣祖朝戊辰趙穆亦以館薦拜官云

捲堂

凡舘空則本舘堂上會于明倫堂東挾室郎廳會于直房分入東西齋仍為守齋堂上以空舘辭意草記掌務官進呈政院批下後堂郎出去招諸生宣諭諸生并四拜跪坐退書空舘之由使守僕進告堂上知舘事同知舘事則直啓泮長論報禮曹令禮官勸入則本舘堂郎一時出去與禮官拜禮招諸生宣諭如初承命入齋則禮官與本舘堂上書呈䟽出草記不為奉承則禮官因為啓辭文純公李滉曰空舘之規未知始自何時以見於史者觀之恐始於宋時捲堂

庭揖

成均館舊例每年節日試製儒生政府館閣堂上齊會皆踞椅子諸生入庭行拜故相臣盧守慎爲知館事以爲拜下乃臣見君之禮也今宜令儒生行揖諸宰下椅子受之以示優禮待士之意左右皆曰可至今遂成定規宣祖朝監司禹伏龍嘗遊上舍時三公宰六卿入大學試諸生諸生列拜於庭下伏龍獨揖而不拜禮官召責之伏龍對曰非君臨之禮諸生不當拜庭下自世祖爲相時始行此禮其後文正公趙光祖以爲非禮罷之及南袞爲相怒諸生謗己遂復

其拜小儒未達其宜不敢拜諸公皆稱善定為揖禮此事與盧守慎所議定者相類茲附錄焉

四學

太宗十一年始置學堂從儀禮詳定所提學許稠之言也後又改置四部學謹按四學之說始此而獨北部之學其剏廢年代無以詳焉按國朝寶鑑世宗九年以魚腊賜五部學則其時尚有北學而文宗行狀曰賜奴婢于四部學則五學已變而為四矣是以大典及輿地勝覽只錄四學而北學不載焉及顯朝而尼院之毁撤也贊善宋浚吉白上曰聞尼院是北學

舊基云宜以其材復建北學上從之以南九萬為北
學教授董其役歲歉不克成

戊午史禍

燕山戊午七月十七日傳旨曰金宗直草茅賤士成
宗擢置經筵恩寵極矣今其弟子金馹孫史草内以
不道之言誣録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弔義帝文
以祖龍比世廟以義帝比魯山馹孫贊其文曰以寓
忠憤其議刑名以啓柳子光府尹規之孽也趫捷多
力善緣高如獲狖上疏自薦世祖壯其為人擢用之
又以戊子告變功受勲封尋流東萊放還見李克墩

當朝秉權便傾身附之嘗遊咸陽作詩鏤板而懸之
及金宗直守是邑曰何物子光乃敢懸板耶子光切
齒金馹孫又疏論克墩克墩大怒及開史局克墩爲
堂上見馹孫史草欲因此報怨語摠裁官魚世謙世
謙不答久之乃謀於子光子光攘臂曰此豈可疑之
事乎主又猜暴尤惡文士命於南賓廳鞫囚令內竪
金子猿掌出納于光以獄事自任爲一網打盡之計
是日雨下如注大風拔木飛沙

三次士禍

明宗乙巳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上變告尹任柳

灌柳仁淑賜死丁未副提學鄭彥慤及李櫓同啓良才驛壁書其書曰女主執政奸臣李芑等弄權國之將亡可立而待成獄宋麟壽李若氷賜死李彥迪安置己酉李洪男上變告其弟洪胤與術士裴光義謀不軌其辭連及皆坐死忠州一面幾空

市井歌

燕山主流喬桐市井歌曰忠誠詐謀乎擧動喬桐乎興淸運平置之何處乃向荊棘底歸乎燕山朝官人紗帽皆帖忠誠字詐謀與紗帽同音也妓樂陞補梨園名曰運平經御幸謂之興淸

大耋生男

沈聽天守慶七十五生男八十一又生男詩曰七五生男世固稀知何八十又生兒從知造物真多事饒此衰翁任所為

祠院之始

中宗三十六年豊基郡守周世鵬因文成公安裕舊基建祠宇享以春秋名曰白雲書院院左右有序聚氏民俊秀者而講習學問儲穀取羸以供廩餘貿經史以備講讀明宗庚戌文純公李滉繼莅本郡以為教不由上則後必墜廢以書遺監司請轉聞于上而

依宋朝白鹿洞故事賜額頒書兼給土田臧獲俾學子進修監司沈通源從其言啓聞賜額曰紹修書院命大提學申光漢作記仍頒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

祠院額號

凡祠院額號藝文館撰定備三望入啓受點後令善寫人書寫下本道懸板禮曹佐郎往宣額號宣額致祭時祭官以道內守令差定若御筆賜額號則懸板令京刻手摹板而眞本則奉安於本院近侍陪進而儀仗鼓吹前導祠院修改時位版還移安祭自本官

擇日設行

書院之論

李滉曰夫自王宮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學顧何所取於書院而中國之所尚如彼何哉隱居求志之士講道肄業之倫率多厭世之囂競抱負墳策思遁於寬閑之野寂寞之濱以歌詠先王之道以畜其德以熟其仁以是爲樂故樂就於書院其視國學鄉校在朝市城郭之中前有學令之拘礙後有異物之遷奪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由是言之非惟士之爲學得力於書院國家之得賢者必於此優於彼也又曰

自宋朝四書院之後漸盛於南渡而大盛於元明之世國家學校不若書院之可專於尊賢講道之美意故或因私立而寵命之或因命之而擇人教養也

旌閭

旌門襃勸古之典也中國於孝子則曰民人某孝行之門本國則曰孝子某之門中國於節婦則曰故民某妻某氏貞節之門所謂貞節者謂夫死守節終身者也至於烈婦特異之行則曰故某之妻某氏貞烈之門本國只旌曰烈女某氏之門盖本國婦人皆能守節必待特異然後旌門故無貞節貞烈之分然其

文則宜效中國而改之可也

中樞府之制

李睟光曰我國中樞府乃宰相置散之地卽宋之樞密使也其位任亦尊矣今則醫譯微賤之輩皆以賞職除授宰相罕得爲之名器屑越甚矣肅宗十一年左叅賛申晸白于上曰大臣遞職例付西樞而循次遞降故卽今原任大臣閔鼎重李尚眞皆付知事是二品而醫譯雜類皆得爲之固非所以處大臣祿俸亦因以降待大臣之道不當如是左議政南九萬曰領敦寧本是一窠而有兩國舅則亦加設以此言之

則領中樞宜加設以處大臣而大臣非止一二人加出領中樞四五窠亦似太多隨其送西多少加設判樞而使之得受正一品祿爲宜從之大典通編大臣外母得付領事未經冢宰宗伯司馬之人毋得付判事老職資憲無論文蔭武未經四品實職人勿付知事

罷外戚封君

太宗九年上嘗論漢唐以後外戚用事之弊曰使外戚通籍宮中出入無防非人君長遠之計宜當制之於未萌外戚封君始於象山君繼權閔氏亦皆封君

是非古法也又謂禮曹判書李膺曰后妃之族非古制也卿宜考歷代之制以進於是悉罷外戚封君者

以駙馬拜官

太宗朝駙馬清平府院君李伯剛別加大匡賜几杖坡平君尹巖知義禁府事世宗朝駙馬鈴川府院君尹師路以領中樞兼吏曹判書又拜贊成世祖朝駙馬河城府院君鄭顯祖以特命赴舉登文科

忠勲府之制

太祖開國功臣次第論功行賞立碑紀功建閣圖形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載諸信書以賜之信

任以事無所疑貳或於燕閒之暇數於宴饗功臣等
亦數享上歡洽之情上下無間雖有罪必曲原之終
上之世功臣無一抵罪者權擘記曰有功於國者旣
以金帛賞之爵祿酬之記功於太常銘勲於彛鍾矣
猶以爲未也而慮有闕典則又爲之置官府以掌其
事我太祖秉籙應圖化家爲國其元功偉績輝映簡
策旣丹書鐵劵藏之盟府設忠勲司以主之者蓋重
之也太宗再定内難弘濟艱難者論其定社佐命之
功則亦無讓於前人爲我殿下奮赤手除姦宄復正
皇極寔英謀之獨運而其忘身徇國聘志效力有尺

寸之勞者咸錄而不遺焉及乎龍飛九五其攀鱗附
翼宻裨鴻圖與有微勞者亦不遺焉於是又特陞忠
勳司爲府班視兩府加賜田結奴婢以舊廨隘陋賜
宗簿寺公廨一區又命因其基而重新之

錄勳

宣祖三十五年相臣李恒福劄曰謹按本府謄錄錄
勳條大臣齊會賓廳苐苐磨鍊入啓云云故前日光
國平難兩功臣磨勘時臣咸得叅看主斷專在大臣
詢問或及元勳元勳之中或有疾病事故不必一齊
叅會而未聞其日以缺員撤議不成會者平難功次

惟元勳乃能明知非他人所能臆斷者而獨且如是至於征倭之事雖無元勳尚可勘定何獨於此必待備員設令臣身斥逐在外或病在床席則其不可以一人之故徐待後日明矣況扈駕羣臣各有官守已成薄籍功勞輕重非惟衆目所覩抑且聖鑑所燭雖在元功豈有別見一人無故足備論列豈宜等待致稽大事宣武功臣初與扈聖合錄旋因言官言分錄為兩勳三十七年以丙申討平湖西賊李夢鶴策靖亂功臣寧原君洪可臣等五人仁祖元年以反正功策定社功臣金瑬李貴等十九人二年李适舉兵反

上幸公州都元師張晩鄭忠信南以興等討平之策振武功臣張晩等三十二人五年横城賊李仁居叛原州牧洪寶討平之策昭武功臣洪寶等六人六年柳孝立鄭沁等謀叛許禱上變諸賊悉伏誅策寧社功臣許禱等十一人二十二年沈器遠權億等謀逆黃瀷李元老等上變諸賊悉伏誅策寧國功臣具仁垕等四人肅宗七年柟楨吳挺昌許堅謀逆申範華李元成上變諸賊悉伏誅策保社功臣金錫冑等五人英宗四年朴弼夢李麟佐等擧兵命吳命恒討平之策揚武功臣吳命恒等十四人

義禁府

許筠曰義禁府古執金吾也在麗朝爲巡軍府置上副萬戶專掌禁衛親軍初置獄以囚禁中犯軍令者中年國王親決其囚朝官忤上旨者或直囚之盖其時士大夫勿許高下犯罪則急詣臺獄而王獄詔獄也逮末葉遂爲縉紳之獄一命以上皆就之國初因之旋改義勇巡禁事司置判知同知四員郎官雜用文武而統禁旅亦自若焉厥後改爲義禁府罷兵柄以王獄決囚爲務而大駕行幸時及內外禁濫處郎官率皂隸察詗非常而已

罷銓郎薦法

仁祖七年罷吏曹郎薦法上以銓曹弊風皆由郎官之專權命罷薦法以公正人擇擬銓曹難於猝變舊規以前薦中李昭漢趙絅羅萬甲擬望上怒特罷郎廳職於是銓曹以不預薦者崔惠吉尹棨爲吏曹佐郎

禮曹之重

宋時烈封事曰程子曰人謂禮官爲閑官臣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則禮官皆任其責殿下頃日擺脫前例時以金集爲禮官實度越百王之高識

也不意俗論使集不安至於固辭而殿下終亦遞之
雖以聖學之高明猶被俗論之沮撓可勝惜哉殿下
既召金集身既不列於禮官所論諸說又不見施眞
朱子所謂我朝只有程顥而猶不能用者也

兼兵曹

肅宗十年上曰相臣金錫胄兼判兵曹事而欲使進
叅政廟閰議大臣領議政金壽恒右議政南九萬以
爲仁祖朝右議政沈悅兼戶判劉中有之申叔舟之
禮部朴淳之兵部柳成龍之吏部皆有實判書而大
臣則兼摠察而已人物進退典禮軍政本曹堂上進

来詢問云云臣等之意除閑漫差除外重任緊窠皆
令問議而差除則其爲主用舍之權無間於身恭改
席矣從之

漢城府之重

肅宗五年左尹南九萬疏曰設官分職之義卽西漢
左右内史京兆尹之任也武帝時以左内史界部中
多貴人使汲黯治之宣帝時京兆尹趙廣漢入丞相
府下立丞相夫人於庭下問其罪責任風力之重爲
如何哉此則雖難取法於今日而取考大典則漢城
府掌京都四山鬪殺等事有犯禁越法者必須勿論

貴賤一遵律令始可以服人心而清輦轂

喉院之緊

承政院爲喉舌之地其任極要近故國朝重之堂上官自吏曹大諫僅得爲之如朴元宗爲承旨以年少遷爲兵曹參議中葉以後望在三司之下武臣承旨宣廟朝南彥純梁士瑩爲之其後甚罕至近日復以年少有名望者除拜前後甚多云承政院出納王命其任最重拜承旨者望若神仙俗謂之銀臺學士先是宮門罷漏而開人定而閉承旨等四更詣闕夜深還家肅宗命宮門平明而開乘昏而閉人皆安之先

是承旨只一人入直世祖朝李皓然入直醉卧世祖下問皓然不能起自是二人入直孝宗四年領府事李敬輿上劄曰銀臺之任卽古之門下府封駁之責所係實非細唐太宗嘗勑門下曰事有不便皆執奏若但奉行文書則誰不爲之申明舊制政教之不允於公議者許令封還封駁使之救過於未著之前不至駭四方之觀聽政院啓辭毋謄朝報以存入告順外之意

堂后

權近曰堂後位卑而職重且繁上自郊邱宗社下至

百神之祀凡大小與祭官皆堂后自擇公卿大夫至於士之告身皆堂后自署宮門之守直者亦必堂后往監之其職不既重矣乎抑有甚焉者公卿之當與祭者或辭以故士大夫或還其牒祭或有闕職風憲從以議其罪唯堂后是責位又卑人易狎而侮之以一人易狎之士任一國莫重之責吁其難矣肅宗二年兵曹判書金錫冑筵白曰我國史官記事只憑政院日錄故如軍制刑獄凡係軍國重事皆不記載至於設科取士國之大事而亦不載錄修史時無所考據草率甚矣請自今令六部及他司有兼春秋員者

一一抄錄其司大段公事可為後考者月終送于政院又使金吾郎及備局文郎一如六部諸司兼春秋者之例從之

武承旨

許筠曰承旨祖宗朝必以武臣一人叅之以為他日大用之地自中葉以後絕無之且南行承旨亦甚少鄭寒岡則以禮房承旨為殿試考官人以為異事孝宗五年憲府啓曰銀臺為職近密武臣之膺是選者國朝以來絕無而僅有今此柳赫然雖曰稍有才望而特除承旨之命出於格外請還收令廟堂議處備

局以武臣之除拜銀臺者亦有前例則以赫然之才望似無不可而今者臺論以格外特除為未妥臣等不敢容議

臺閣題名記

徐居正題名記曰周禮記御史之名漢置御史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屬有御史稱其臺曰御史或曰蘭臺又與尚書謁者為三臺唐復御史臺或曰憲臺或曰肅政臺宋沿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元亦有御史臺皇明置都察院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諸路監察

御史嗚呼御史之職歷代重之其任重其責大其憂亦深何者御史得人則君有過擧批龍鱗抗雷霆蹈斧鉞而不辭將相大臣有愆違得以繩糾之宗戚貴近有驕悍得以彈擊之小人在朝必欲去之貪墨在官必欲屛之擧直錯枉激濁揚淸正色立朝百僚震慴其責任豈不重且大乎祖宗以來重臺憲耳目之選養慷慨敢言之氣膺是選者孰不欲礪名節思副德意乎

茶時廳

徐居正齊坐廳記曰府之廳事有二曰茶時曰齊坐

茶時者取茶禮之義高麗及國初臺官只任言責不治庶務日一會設茶而罷國家制度漸備臺官亦兼聽斷莅事惟繁遂爲常仕之所然非正衙也齊坐廳者諏日大會講大禮議大事其齊坐之儀出入迎送進退拜揖節目詳嚴非他司會遇之禮之比又採摭臺中故事而兼用之禮雖繁然上下之間隱然有警戒之意

兩司互相查勘

崔鳴吉曰祖宗朝臺諫被推兩司互相查勘苟稱其職不許輕遆可知避嫌非祖宗朝舊制也成宗朝大

司憲梁誠之在職九年可見國家之元氣厚也宣祖朝避嫌不至煩數猶爲近古及昏朝末年臺諫類遣難處之事或稱常服出入或稱佗馬宰臣以爲巧避之計謬習一開至今猶存云

憲府坐起

大司憲孟思誠持平朴安臣鞫平壤君趙大臨不啓而栲訊之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安臣謂羅卒曰汝取瓦瓦來卒不聽公瞋目叱之卒遂取瓦瓦給之公作詩畫而書之曰爾職不供甘受死恐君留殺諫臣名付卒曰速往啓卒不得已呈于闕時獨谷爲

左相詰闕極諫竟不誅

都憲之重

閔愚重自釋褐歷敭清顯未嘗為例讓必辭計及拜大司憲力辭不出或問其故荅曰都憲責任極重至實自别雖以前輩言之如樂靜叔始可當之如吾輩何可冒居匪據云樂靜卽叅判趙錫胤之號而於愚重為姑夫也

司諫院初隷政院

司諫院國初隷于丞政院有左右司諫左右司議而堂上則加大夫二字而獻納正言亦各二員分六房

吏日入番凡諸司各道各事之降必啟諫院有未便者駁還之事無不舉行云

諫官兼經歷

太宗九年知司諫院事韓尙德奏曰命令之出政府丞行臣等雖或有聞事已施行前日請屬諫官于政府以此也上問故事黃喜曰國初李文和尹思修皆以諫官兼經歷上曰此非美法經歷雖重任屬宰相屬吏君上之動靜政令之得失皆得規正者諫官也以諫官兼經歷非所以尊朝廷重諫官也

臺諫數遆之弊

又劄曰今日政事之頻煩皆由於臺諫之數遞臺諫之數遞亦由於小嫌之皆避朝遷夕改誠可怪也臣聞祖宗朝臺諫雖有推考亦不避遞使兩司互相發緘云可知避嫌本非祖宗之制也且或偶感微疾若有難便爭相引告如或不及尤爲未安且古之言官各自論事故人人得盡其所見今之臺諫凡有啓辭下吏持簡通奔走必待歸一然後啓之以此動被拘礙不敢盡言一有違誤鬧端紛起朝著之不靖職此之由今宜悉倣舊制勿爲避嫌勿爲呈告凡有所懷各自陳啓惟大段舉措朝議僉同者方爲合啓則讜

言曰聞而且無紛擾之患矣

臺嫌

又曰今之臺諫論一細事必求僉同一有不合避嫌蜂起使人不得守其所見甚無謂也且臺臣或有前任時推考亦勿引避但若憲府之官則不叅於查勘之坐方為合宜自今以後設詐巧避者及真有過犯引避自首者随其情犯輕重或出補邉任或罷其職名勿以臺諫而有所容貸可也唯不得不避嫌者有二焉或上有峻教或被人顯斥則陳情求退以俟公議固不可已而公議既許其出則不必再避亦有自

下請遆而君上特命勿遆者則尤宜感激恩遇益勉言責而今則不然諉以三司公論必遆乃已是則人主進退之柄反為羣下所奪甚為不當此弊亦不可不革也且玉堂有陳劄之舉則先發簡通必待同僚齊會相議處之而兩司則不待開坐自其家先具啓草簡通在家同僚歸一於一日之内同僚或不在家則書吏持簡通遍行都内以求之以此凡有新啓例致日晩而同僚見其簡通雖有不如意者急於入啓如非緊要之事則不得不曲意從之諫官事體亦不當如是

臺體

孝宗二年正言閔鼎重啓曰臺諫體面甚重異於他司訓局郎廳備邊司堂上不得兼帶古規也近來不爲改差及遞臺諫則仍復察任國家待臺諫之道不宜如是仍存古規爲宜大臣曰他司提調尚且仍帶則備局之任不必改差上從之

臺諫與宰相相輕重

四年領中樞李敬輿劄曰臺諫之任與宰相相輕重昔宋太祖以傳堯俞爲御史中丞九年不遷及卒歎人無可繼虛位者久竊觀近日臺府之遞視同常調

遆易之頻鮮有數月莅事者欲望恢公論振頹綱不已難乎詢咨相臣博訪在廷極選一時端方正直之士畀以三司之長次官以下亦皆其難其愼其久其專一法宋祖則責任既專人亦自礪矣

臺諫爲將臣

九年大司諫尹趾完拜御營大將備局以既授介冑之任不當仍帶言議之職啓遆大司諫十二年御營大將徐文重爲臺諫廟堂又請許遆言職

李之菡上疏

宣祖七年抱川縣監李之菡應旨上疏論用人必當

其才有曰海東青天下之良鷹也使之司晨則曾老雞之不若矣汗血駒天下之良馬也使之捕鼠則曾老猫之不若矣況雞可儱而猫可駕乎

粟谷萬言封事

李珥萬言封事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三公總統機空六卿分理庶務侍從有論思之責臺諫受耳目之寄下至庶司小官莫不各有其任監司宣化于外節帥摠督于邊守令分憂鎭將監戍亦莫不各有其職今者銓選專出於請囑而不過安排一二名士以託公以至庶司之官漫不知所掌何事唯知積日累朔

以求遷

辭職稱疾

李珥辭職李之菡見珥名士多會之菡大言曰聖賢所為頗作後弊孔子稱疾不見孺悲孟子稱疾不就齊王之召故後世之士多以無疾稱有疾夫稱疾欺人乃人家怠奴懶婢之所爲而士者恐爲之乃托孔孟豈非聖賢之所爲作後日之弊乎時珥稱疾將免大諫故云又曰去年妖星吾則以爲瑞星珥曰何謂耶之菡曰人心世道極其潰散將生大變自星見之後上下恐惧人心稍廋豈非瑞星乎又語諸名士曰

當今救危之路只有一奇策今世必不用坐客請問之良久乃言曰今日叔獻留朝則必不至危亡此乃奇策楚漢相距以得韓信為奇策関中初定以任蕭何為奇策一坐皆咲栗谷還鄉李之菡責之曰親病極重而為子者奉藥以進則病親極怒以椀投地有時擲于子面傷其鼻目則為子者其可退去乎其可泣涕進勸乎以此可知君之是非矣珥曰言甚切矣但君臣父子無乃有間乎

我朝取人之路

申欽曰我朝取人之路有三曰文科曰武科曰蔭職

文科則試之以文講之以經武科則試之以弓馬講之以兵書蔭職則保舉取才公薦里選然後方許注擬蓋二百年不易也資級有九品由郎至大夫陞資者必計朔滿朔乃遷稱為仕加國有恩賞而頒及百官者稱為別加父兄官高不親受恩加者子弟代受之稱為代加別加代加非常典也待滿而遷者必閱數年纔陞一階故其在治平居官者非有閥閱功勞不得攙遷故筮仕者雖十年猶未得通訓階壬辰以後國家被兵播越急於討賊寸功毫績皆以爵賞縻之由是文武兩途俱濫矣至于今日朝著益多故希

恩覬賞者因有紀極大者上變策勳小者乘時驟躋
緋緺金犀滿於道路戴玉腰銀者幾乎斗量黃口小
兒爲叅奉監役察訪者問其資級則無非通訓者不
久出補外縣則捕一穿窬穿一溝渠任一差員舉擢
上大夫之列甚至科舉取士皆用私情或考官與舉
子公然相通或借述於人不少顧忌既得之後則臺
省館閣若固有之超資越序人莫敢言問之則乃出
於某之門下而主張某事者也故設科之命甫下而
試士之題已播於外間榜未揭而舉子之入落先定
自數年來士之赴舉者廢功令而務奔競恥與之伍

者皆棄擧業屛居於外

分職各專其任

又曰古者設官分職各專其任而已兩漢亦未聞有兼職之事魏晋之際雖事苟且亦無其覩自唐以来始有兼領宋因五代之弊諸司例多兼職官紀紊亂莫極於此至於本國官制則大抵做宋以後而爲之以故大典職官書以他官兼者十居六七所以今日官無責任之弊至於斯也苟泝古今而觀其效驗則其可法可監當自見也

醫官不得爲輔國

顯宗朝勿許醫官之陞輔國從司諫李敏廸之啓也後仍爲著令

論體統疏

疏曰體統所以不立者大臣不能持大體而下行庶官之事政府不能摠百揆而權設備局之制細而至於詞訟刑獄錢穀甲兵州郡差除無不親執其事身服其勞而困於簿書之間宰相不親細事之義果安在哉人君上應天道建官列職吏曹曰天官户曹曰地官禮兵刑工爲春夏秋冬所以法乎天地四時也六卿之重何所不統而今有訓局御營廳禁衛營摠

戎廳宣惠廳賑恤廳自立衙門體面尊重反在六卿之上兵務不通乎司馬而夏官失其職矣財賦不統乎司徒而地官失其職矣號令多門耗蠹多端姦雜亂而體統以之不立矣臣愚顧軍務衙門舉屬之兵曹財賦衙門舉屬之户曹使衙門雖多而統紀不亂事類雖繁而綱領可尋其訓鍊宣惠以下諸官有過兵户兩部得以按治其罪以明一綱萬目之義而大臣持其大體摠其治要而責成焉則庶幾上下相承等級分明而體統自立國勢自尊矣

有才者逢亂世

十四年閔鼎重上疏曰人之有才者逢亂世則善將逢治世則善相隨其所遇無所不可苟不逢時只是尋常若以宣祖朝人才言之有若李恒福李德馨李元翼尹斗壽柳成龍等諸臣平時只是文章名論而已有以此人輩可以定板蕩之亂樹中興之業者國人皆以為不然及其立大勳勞然後始知其本烈不減於漢之鄧馬也至如李舜臣本是微末權慄素無名望苟不逢時老死下職則人莫知其拖不世之才而至今泯滅久矣當今之世又安知其老死幾許權李之才乎臣又以為雖有其才不試之以職亦不可

以得之矣

用人唯科試與蔭路疏

肅宗二十七年李畬劄曰竊考政案主簿別提六品官合四十四員而雜技遷轉者參其半各衙門武班來者又居四之一士族生進蔭堪為守宰者其數絕少究厥所由職以雜岐通仕路者富廣而然也謹稽國典律員計士等授吏職者其目不多而必以所業精通者啓授之又考本朝前後受教三醫司雜職經本衙門六品以上職者東西班實職除授時皆從初入仕例軍門將官則正科出身被薦內三廳取才入

格者移送東銓觀象監三學兼教授有闕勿補必得
其人然後啓差而詳考能否非有顯效則不許陞六
吏文學官六員內二員陞爲叅上遞兒除學官者仕
滿三十朔陞授其廳叅上又滿三十朔後陞出東班
六品職而製述官叅下人員亦一體施行今若申明
此法則仕路之猥雜庶可稍戢此外又有能麽兒郎
廳及治腫教授亦以三十朔陞六此類並宜汰冗戢
數而其陞遷之時依吏文學官之例準六十朔許移
東銓觀象監兼教授之當陞者亦準此爲例而自本
曹皆依正職例必考講然後許陞至於外方將官及

扈衛廳軍官則皆自兵曹調用勿復混移本曹其餘一切猥雜有違於祖宗舊制者恐不可不並皆停革以清仕路

銓官擇差疏

英宗十年全羅監司趙顯命上疏曰吏兵兩曹銓衡之所在也必持心平而鑑别明而後方可謂稱職下此者必謹守格式愛惜名器而後庶幾寡過而近来銓格漸壞仕路漸淆以蔭職總陞六而戒爲州郡以武則初出身而驟除閫帥甚至於雜技遍於字牧奴隷騁於衣冠銓選之臣頗可警責也秋漢二府訟獄

所歸則法所出而厭貧避劇苟充尤多堂上則為二
品武宰輪差之窠郎廳則為老殘蔭官久任之所故
猾胥舞弄刑法不肅立落成於關節金矢多於桁揚
於是都下之人心不服而四方之聽聞可怪詞訟之
官尤可簡擇也如臣等輩亦忝方伯今日此選可謂
寒心或以德望或以風稜或以守法奉公或以聰明
才敏作為數件題目詢于大臣六卿別為名錄隨闕
差送毋令臨時取辦苟循私意如肅宗代柱帖之為
則監司可以得人矣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之不
得人京司殿最之法不嚴也外方守令出自郎署不

得其人初仕保舉之法不行也保舉之法行則初仕不滿雜矣殿最之法嚴則郎署無濫廁矣然則由郎署而出爲守令者其有不稱職者乎

文臣武臣之別

李瀷曰文臣有試射而武臣不試經文臣爲將任武臣不得爲文職杜預之兵謀空尚郤縠之詩禮可廢耶此導使之然也若擇其可堪者而許之或將有才行優於文臣矣是以今之武臣以才行爲脫屣以其無所裨也武臣之騎不過偏裨之才也今則武臣不但蒙昧儒經亦全棄武書如是而其能爲萬人敵耶

宜遵文臣殿講之例武臣亦試武經其通曉者揀拔而用之其願講儒經者亦許之擇其與文臣並者授之大任則可以養成將帥之才且稍變其麤胆之習也

王文硯

王文硯自南袞傳李荇相傳至李德馨壬辰倭亂見失天兵得之取作支甕石我人見之還爲取來復置弘文館更傳至李甬瞻甬瞻敗復見失申欽王文以安東馬肝石復作一大硯以爲傳心硯今之所存即此也

公堂問答

海東名臣錄曰孟思誠嘗以相臣自溫陽還朝中路遇雨入于龍仁旅院有一人騎從甚盛先處樓上思誠入處一隅登樓者是嶺南人欲爲錄事取才上京也見思誠招與共登談笑博戲且以公字堂字爲問答之言後日政府之坐其人以取才入謁思誠俱以實告諸宰大笑以思誠陪錄事賴其薦拔屢典郡縣後世稱之曰公堂問答

相門刺紙

又曰尹孝孫父處寬爲議政府錄事晨往刺相公之

門閽人辭以寢不為通日晩飢困歸家謂孝孫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無如爾父也孝孫書刺尾云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翌朝錄事不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引入問曰是爾所題否錄事驚惧失措觀其字劃乃孝孫筆也乃以實吐相公召見孝孫極加奬歎取以為婿

南濵封事

曹植封事曰自古權臣專國者有之戚里專國者有之宦侍專國者有之未聞胥吏專國如今之時政在

大夫猶不可況在胥吏乎公卿大夫濟濟先後而相率而歸政於僮隷至於軍民庶政邦國機務皆由此刀筆之手財聚於此民散於外雖莽卓之奸亦未嘗有此也

吏胥奸之弊疏

肅宗九年李敏叙疏曰凡吏胥奸之弊遍滿於中外凡於米布之出納刑獄之緩急號令之操縱簿書之出入莫不因緣責賂無有畏忌事大則得大賂事小則得小賂無一事而無賂不以爲怪恬以爲常尤甚奸黠者竊簿書盜財物者不可勝數此輩寔繁有

徒根據於一司之中持吏長短任意頤指小官末職無識患失者行止坐立一聽其言恐或違失其意生事失職此輩有權力足以興訛造謗摇動朝廷締結權要伺覘動靜雖大官亦且心憚而貌順或心結而陰與市井牟利之徒諸司防納之類皆相締交雖犯奸如山而官不敢問或因事抵法而百計脫出此誠國之大蠹而官之蟊賊也宋人所謂本朝乃胥吏之天下曺植所謂我國亡於胥吏之手者誠至論也古者吏受賂一疋罪至死而今乃蕩然無禁討賂不忌今欲救革此習則必令攸司先議其廩食使得代耕

而大小官吏精擇久任使之奉公督奸如有納賂犯罪而現發者則輕重處法又使吏曹行輪定之舊制法司嚴摘發之令使銖兩之奸亦不得隱伏則其弊可以漸革矣李睟光曰曺植言朝鮮以吏胥亡國可謂痛切至于今日吏胥之害滋甚為官者朝更暮遞席不暇暖而胥輩從少至老任事自若操縱伸縮專在其手非止竊簿書盜財物而已俗所謂江流石不轉以此

吏無陞遷之論

又曰吏員之有祿俸歷代皆然而國朝吏胥無給祿

之規有去官之制然不得陞遷更無生理其因緣欺罔矣法作奸固其所也自變後吏額減縮權給月料而議者猶惜經費欲加裁制亦不知其可也

山守官

玉堂本無丘史只有遞奴一頭故例借於他司帶率鄭錫堅爲應敎獨不借立只以鑞牌皂卒前導而跨馬居中唯一奴隨後道路指笑曰山守官員

監司要略

三峯監司要略䟦曰監司之設宣上德而達下情懲豪猾而恵困窮一言而人以勸一言而人以警其任

顧不重歟然古者秩卑今則擇兩府之賢而有才望者爲之位與權俱重矣位重則人益敬之權重則人益畏之以一人之身而居人所畏敬之地必其德行施設有以服乎衆人之心而後可也爲監司者可不自重歟三峯鄭相國拔錄周漢以來至本朝監司沿革得失之迹附以先儒所論之說又以最善作考課之法定其分數使剌擧者有所依據名之曰監司要畧約而盡詳而切監司者所當服膺也

監司率眷之始

中宗十三年分嶺南爲左右道又令監司率眷上議

于大臣八道監司並率眷再朞許遞有府尹處兼府尹無則界首官判官牧使下批慶尚道則分爲左右道京畿則依前留在京營後復舊

左右監司

壬辰之亂又分京畿爲左右道成泳爲左監司李廷馨爲右監司未幾還罷又慶尚道爲左右道韓孝純爲左監司金睟爲右監司翌年還罷乙未又分爲左右道丙申還罷

論監司之任啓

仁祖十六年備局啓曰我國所管州縣多者六七十

一年之內巡歷未遍而瓜限已滿雖有周佋之才何以責其成效乎八道監司內兩界則原有成規京畿江原道郡縣無多道里甚近雖不久任亦可海西雖小西關直路其任之重無異關西三南及海西並爲久任一依兩界監司則民軍之政必有着實之效矣

監司相避

顯宗九年閔熙爲全羅監司物議以兄弟交承爲不可大司憲鄭知和奏曰法典無相避之規而嘉靖乙巳年間受敎有掌錢穀之官交代相避之文故事監司只按廉而無主管錢穀之事今則監司皆有所管

相避之法不可不議定也遂適閔熙仍爲定式

武監司

臣謹按觀察使即古者方伯之任也必以文臣揀選差送至於武臣則絶無而僅有世宗庚戌崔潤德以曾經貳相拜忠清道觀察使世祖丁亥宣炯以功臣拜黃海道觀察使癸卯又拜永安道觀察使庚子金嶠以功臣拜平安道觀察使辛丑李鐵堅以功臣拜慶尚道觀察使李德良以功臣拜京畿忠清江原永安四道觀察使燕山丁巳呂自新以資憲拜永安道觀察使壬戌朴元宗拜江原道觀察使丙寅又拜京

畿觀察使中宗辛巳柳聃以曾經兵判拜平安道觀察使仁祖癸亥李曙以功臣拜京畿觀察使此外無聞焉成宗二十二年許琮以永安道觀察使拜都元帥征野人

以監司入京

孫舜孝嘗以江原監司一日入京肅拜上御便殿引接賜酒良久而罷舜孝即日下直還去兩司以未有召命擅離藩任請罷上引見兩司賜酒曰久離榻下思戀其主來見而去人臣至情罪之輕重予未及知兩司踧踖而退明宗二年七月慶尚道觀察使任虎

臣以覲上京引見下送英宗四年朴文秀以慶尚道
觀察使名赴會盟宴特命御史李宗城受印符其間
代行方伯事明年二十四年以錄勳事下送宣傳官
特名洪清監司林墰乘馹上來勘定勳次其間令都
事代察肅宗十三年光城府院君金萬基病重其子
鎮龜方為全羅道觀察使命發騎下諭不待交龜上
来救護國朝中古以上内地監司多以覲親成婚事
往来京中多見於文集碑狀中